

序

黎在晉最爾邑也然踞太行之脊扼壺口
之關襟帶二漳橫連三魏言形勝者所必
及也商書六篇伏傳錢者式微旄邱錄於
國風略士立侯詳於左氏見記載者又最
先也方乘之作宜倣自古而自隋氏與潞
城始別爲縣自前明中葉縣人靳惟精始

輯爲志閱百有餘年至

國朝康熙壬戌縣令竟陵程公與鄉先生李若膺昆季重加纂輯其時靳志已燬於兵燹不可得見今所傳者獨是志存其書以地理政事人物藝文爲四綱括四十目號爲簡明而缺於賡續者二百年矣夫山川形勢終古不遷制度人物隨時有異往古

誠難備徵而顧令耳目所及亦聽其沈湮
甚非達政治闡幽微之義也余始莅縣縣
人多以續脩請遜謝未遑於茲五載會纂
輯通志奉檄採訪乃集文士相與稽古籍
搜故牘益以見聞從事考訂草藁未就而
余適量移永濟遂依程志體例略爲排比
而摘其有關考證者別爲補遺糾誤附錄

諸篇儷諸簡末都爲四卷名曰續志不復彙爲一書別定義法者從黎人志也程公賢令黎之人思其澤不欲沒其文而又重余之行冀得速於藏事於此見風氣之厚爲近古也獨念余之書雖續也未能半益於舊而所補正者或且過焉則以網羅新聞難於爲力鑽研故紙易於見功余自顧

不能爲其難姑以是茭茭附諸不作之義
未竟之緒竊有望於來哲序之以貽黎人
必有以余言爲徵信者

光緒庚辰四月北平鄭灝

[illegible]

余宰黎城蓋後禹奔侍御及二百年云侍
御爲余宗又皆楚人其在黎多惠政民思
之久而不衰黎志四卷所創撰也余曩讀
兩漢循吏傳常歎龔黃有政績無文學文
翁任延敦尙禮教彬彬稱盛而著述無聞
雖其時風氣樸古爲政惟視力行而經術
緣飾吏治史每舉爲美談蓋文章政事兼

之者爲難也方乘之作幾於充棟操觚者
莫不思信今傳後垂之無窮而或未久即
爲人竄易或易世而書已沈湮黎人於侍
御乃獨惓惓手澤有思人愛樹之意焉是
可感也余旣莅縣值前令鄭君鼎安方奉
憲檄集議重修未及卒業授橐於余余讀
之則第賡續原書於近事以類比屬而不

變其例於古事別爲考訂而不沒其文從
黎人志也夫榘輪始造有待增華積薪後
來難禁居上侍御之草創斯志固未嘗不
殷殷以理端推緒望之後人而相距二百
年至鄭君而始承其會至余而乃觀厥成
而又以鄉郡後進同譜支裔忝承虛乏從
事討論殆有非偶然者乃稍爲增益重加

繕釐言念舊章資爲前鑑所以志黎者在
是所以治黎者亦不外是書其緣起以自
策勵蓋非有所私也光緒辛巳正月既望
署知縣程以敬序

黎城縣續志序

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六月予由節府幕僚出宰
黎陽蒞官之逾月邑人士拔萃科段生等以楊教授
所纂黎城續志藁見商並請序之予略加刪訂更取
舊志參考數過釋卷而歎曰邑之有志所以志一方
之興廢得失風土人物以資攷鏡而藉以布政施化
者也黎自商代侯封降而爲亭爲縣厯數千年於茲
其中地方興衰政治得失風俗淳漓人物消長凡一
切變更適易之故不知其凡幾乃攷舊志所載自明

中葉邑人靳惟精始爲志其書久已散佚無存閱百有餘年邑宰竟陵程君與邑人李吉弟昆搜羅散失由他書補遺拾闕編綴成書又二百年今乃續之僅四卷故實亦甚寥寥其存什一於千百往事之可載可紀而閭沕無傳者可勝道哉夫天以日月星辰煥其文地以山川草木蔚其秀龍之神也以雲虎之威也以風人之文也以言學人君子以附聖賢而聲施後世名譽益彰物之不能無所憑以自顯於世大抵然矣天下名勝之區如岱宗嵩室爲古帝王封禪告

成之所聲震今古無論已他若匡廬雁宕天姥赤城
無愚智莫不延頸跂踵以未得躬歷其境爲終身恨
事詎獨有以異乎他哉殆亦皆高人韻士登臨歌嘯
鋪張粉飾之所由然也予昔讀古人之文至昌黎於
陽山送區冊序於潮與大顛師書及柳州愚溪詩序
西山鉞鋤潭諸記而慨古今人物之遭逢幸不幸不
特賢聖豪傑爲然卽一邱一壑亦莫不皆然夫以區
冊大顛之僻處海南無大材能得昌黎之來窮愁潦
倒負焉無儔偶造訪一談其名遂與其文並傳千古

柳州遠在蠻荒使非子厚以罪謫此雖有佳山水亦終蒙翳沉汚於草澤之中永不見天日誰復知其可詠可歌哉而至今讀其文者猶爲想像神馳於千萬里外斯地也斯人也抑何幸也黎雖蕞爾邑其水深山秀志所謂勝境佳地者予未能遍歷然嘗登署之樓而曠瞻遐矚當其晨光露晞翠微一點縹緲出沒於雲表者白巖曉煙也羣鳥亂飛夕陽將墜一峰插天極目無際者金牙夕照也予嘗禱雨而至嵐山蒼松蔽日風聲水聲颯颯滿耳翛然有出塵欲仙之意

又嘗逾東陽關而東行連峰疊嶂鎖鑰巖疆氣勢雄
壯慨然想見表裏河山之雄其志之所列人物漢有
馮奉世銜命萬里斬莎車王頭威震絕域野王弟昆
治行卓著民歌大小馮君地雖僻陋夫豈乏異人傑
士哉自漢以後迄今數千年落落無聞蓋簡編之闕
軼者多矣近代如明李養裕之血戰禦賊李養志之
誓死完節國初則李金漳之品學文章偉然大儒
靳綠溪之才華爾雅著吳詩集覽名重一時即其志
之所列亦皆卓卓可道予今訪其子孫半皆淪落著

作更散失莫傳若窮巷深谷孤行自高之士無人表揚而汶汶與草木同腐者更不知其幾何矣嗟夫使黎而昌黎柳州其人者至此而盤桓詠歌作興提唱安見其山水之佳勝不名於天下而巖穴之士不足與區生大顛輩共垂不朽哉且黎之境危峰矗嶺仄徑羊腸據太行之頂爲上黨之要邑東陽關乃豫直入晉之門戶譚兵者每抵掌而言曰天下有事守上黨以踞太行之脊扼天下之中西臨關中南通京洛北達河朔諸郡形勝之地莫逾於此故西伯戡黎祖

伊奔告南北五代之際羣雄並逐此地爲爭戰之場
方今四方多故若黎者尤爲三晉東鄙之衝而留心
時局者之所宜豫籌布置者也則夫志之詳所宜詳
而不可苟焉者更若何其鄭且重耶乃自漢以迄於
今數千年而志僅數冊又多闕焉不備此予之所以
釋卷而歎也自慚才薄案牘紛紜欲爲之詳考故實
增益以全其書旣苦日不暇給頃又奉升授甯遠之
命行期伊邇更覺僕僕未遑姑叙其大概以待後之
能者並以告夫黎人士曰予聞深山大澤實生龍蛇